

寶

綸

堂

稿

寶翰堂稿卷第九

華亭 許楫曾鶴沙 著

定舫隨筆

蟻城

吾郡張氏以疊石成山為業字晉式後亦簡為余言  
曾為泰太文松齡疊石鑿澗一處山下中見大穴則  
廣坎久訖消如白雲穴中則有墓乃第一層也周圍  
數尺臺之上有臺大如荷蓋其上又有亭皆精刻潤

澤岳思工所成其第一層臺上左右有兩華各尺許  
前不圓陀外瓏纖巧狀若列香爐燭臺前有土道數  
條作橋形臺中有大蟻不計其數見人間學似四散  
與有成團未散者太史叔祖二老嘗書武曠也其書  
所酌酒博而送之詰朝昏不知所在又書飲之旁得  
一土瓶酷似籜瓶小蓮瓶也風如石亦人爭得之遂  
碎矣  
宣和四月七日夜分不寐聞翁公枕篋我有非瑞  
市因營英抵地遇蟻城方丈城壘皆具若雕剝中

有竹在樓閣二大墩居樓閣中一茶色足翅皆如金  
合之張君所見乃知南柯雜寓言亦非盡虛也因記  
之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小序云余游臨邛白鶴山寺  
佛殿前有西林甚高數丈葉厚原如桂以中夏發花  
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  
一畝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木香

見古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也

堧

康熙十八年秋八月飛蝗渡江自天而南沐浴一佃  
戶言蝗至時遮日而下然集竹園者居多園中竹葉  
為之一空間有食木者不及十餘而一宿而過浙界  
施克生從上海來言黃浦岸傍蘆葦深處蝗下集則  
蘆盡候厚二三尺不奇食盡而飛則蘆復挺立存  
一老幹耳亦未聞有食木者獨尚念沈和聲從閩浦

未言蝗過周浦鎮綿延三里蓋向東北飛、時若引  
繩左右以約束之者黃台明從金小衛城來言海塘  
之內無一蝗海塘之外蔽天而飛不知何往其後海  
濱網戶舉網得蝗無算蓋有神驅之息早大海耶八  
月十七日余已在公從崑山歸泊舟葦葦洪見蝗飛  
盡向東北行其長數里以為我松江無他幸少頃後  
迎風而過仍至崑境即舍木亦盡數耘又豈造物之  
意倒奪于松氏耶望扶太子魯認菴名趨向吳門昨

見青浦邊境。凡蝗下集于稻穗者，越宿皆飽，飽而死。太守摘歸示余，有一蝗抱一穗者，有三四蝗抱一穗者。此寔簡冊之所未載也。太守又為余言：玉岑一帶，凡稻禾之潤澤豐美者，蝗逆而不聚，其稍燥悍者，則群集焉。又何舍荒就枯耶？後聞御農云：蝗之來也，其前有一鳥，鴉鳥不集，則蝗亦不集。然則蝗之為害也，復有物焉，以統率之耶？

廣文楊賦臣云：淮揚蝗災甚重，蝗不惟食稼，凡集

人身則食衣語集布廩則食紙寢帳被之屬無不  
立盡賦臣淮安人也

蝗之生也以旱而其種則皆蝦子遇潦則蝗子可  
以為蝦遇旱則蝦子可以為蝗今歲河工自清水  
潭塞口積年平沈之地水退土見繼之以夏秋不  
雨意者蝗之多殆此故歟

龜鼎

松江沈錫達寓京口于海濱得一大龜形方而長二



尺許揭膝置廣庭之中常有數也方龜每日行于庭  
則翳龜左右各二枚頭向方龜橫行而前餘四五龜  
隨行率以為常觀者無日不接踵而至居二年植大  
風雨俱不知所之康熙乙丑年八月二十三日揚遠而述

唐存少先生詩昌世字與公前乙丑進士子，搢字  
依在亦甲榜與公年八十九飲啖步履如六十許人  
卒之感完中一童子于宅後見一龜不甚大而四足  
各踞一龜以行如人秉肩與者所謂龜王也童子取

置小庭尋甃嗣後僕異百出我不可居與公先卒孫亦卒子、孫亦卒雖不由此然亦異矣

### 犬異

李子行世舍德言其上世祖有嗜犬內者偶至村中探視其家蓄犬多而且肥知李嗜犬謂李曰村中無以為饌請自擇一肥者以供客李選取其一將執而投之俄而犬逸狗索不得至夜深犬出門而入門將破李覺其有異登屋卓而擬其頭門破犬入咆哮焉

蹤跡不能及遂去其枕及被至竹乃以頭觸柱而死  
幸自是終身不食犬井煮示後人永以為戒

### 虎災

辛酉秋虎見于松郡食人于東郊之外昭武將軍楊  
捷發為鎗手捕之踪跡飄忽前後凡傷數卒九月廿  
八余則病斗室將軍入卧內告余曰夜來虎已成捕  
隨以虎肉見餉余病不能食遂分餉親友鹽不可述  
膳夫謂同稻草煮之候熟復以稻草鋪地而以瓦鍋

覆肉則腥膻盡去試之良驗細切薄片和以五味肉  
如野鷄翌日將軍召重見飲以所獲虎皮示之徑班  
白頭不及楚淫蜀淫之正黃說者謂虎入平陽其荒  
之象將軍曰縱之則驗擒之則不驗矣是月川沙又  
解列一虎亦帶狸色則知迹來作祟者非二虎矣

### 卷五

甲子前月曝城孫嶺士過不歸

命往高麗采訪使中書籍若有紀一書及彼國山川

形骸之聚進定

御覽共稱尚在許暇日抄勝見示余因問高麗人冬從  
清河人參同異之故殊云高麗去京都不過四十里  
然地近東南隔海望見淮也其質不堅實然林者統  
中仍元僧一撫清河流域故潤澤堅好採高麗醫士  
言人參產在大管林中萬古不見日色至陰之地生  
至陽之精一見日色則真氣已散今方家亦云宜培  
不宜晒其此同大倉吳造之子久居塞外言人參有

深紅淺紅色者其力更倍春生一餘上分二三子葉  
似人手掌之五指平生而不向上其葉幹子之味與  
根同而稍苦今之人參膏皆葉幹與子合而成焉非  
根也

大宗祖訓本紹不許入閩至今遵守貢參之外禁例甚  
嚴今之市肆所有皆竊取夾帶者又言紹之類不一  
皆出于六黨而游于樹林如內地之松最春夏之間  
毛蟲既落至冬始豐美光澤捕者懸網于空中夾道

逐之必閉日而馳悞入羅中則伏不敢動恐傷其毫  
毛捕者就網取之易：耳然捕貂者使中民人勿禁  
若採參者每歲

例廷發若干人魚許 諸王童發若干人採取皆有定  
額若民間所市不過盜取而已其盜入內地者不由  
山海關間道而入或乘遼魚進口之時載魚腹中外  
粟層冰刺之所在雖有禁今不能盡除也

人言長白山為

國家發祥之地也。然非指小陵而言也。長白山之巔古時  
八月中秋夜必有七仙女下界。山巔有池水飲之則  
子一女飲于此池。遂有娠。六仙女曰：汝既有身，不能  
止昇。侍汝誕後，升米同昇。仙女米誕一男。次年乃上  
昇此。

國家開代。始開蒙。脩諸公云：國史所載亦然。華胥履  
迹。而土宜。犧符。有統。虹而誕。軒帝。簡。聖。生。商。姜。源。啟。  
周。凡。皆。不。可。以。帝。理。論。也。儒。者。不。信。不。亦。過。耶。



評文載唐李石續博物志第八卷內有高麗人參  
背止極五葉背陽向陰秋未求我根樹相尋根木  
葉似桐參多生其陰此與孫說頗合

又揚翰林王符天來曉語云人後初生一極四五  
年兩極至十年後三極如抽花莖骨：獨立名百  
又梓間有四極者極必五葉：圓而尖四月花細  
小如粟葉白色秋後結實色殷紅吐毒除多生根  
樹下亦以其深林陰翳也

根音胃土人  
說為及非

其根有兩

三岐或四五岐亦有直下無岐者形肥而短者產  
興京以東諸山中名東山皆屬諸天所形瘦而

長者產寧古塔諸山中名北山皆諸五至八分公

皆得有之五六月間採者名羊草力薄七八月間

採者名羊草力完摠以色紅而肥實明潤者為上

色黃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條者最下矣有如小

先形者名漫天不易得其持上末者以混同江東

有土木河遠志云在開元城東其二十餘里就其

所產之地而名者清河則前朝通市之所而非其  
產也蔡園產自上黨今已久絕羊角則以日高麋  
蕪之土者而土人所立名林多僅依不典如提名  
髓曰根子其肥復者曰蔓亦不能詳記矣明時採  
獲者多以水浸之不能經久閩內市者故遂之以  
抑其直乃加糞培于是市捨無所施其術而獲直  
倍增今內府建膏俱是原糞澆水并根葉製成故  
功倍倫等若購之市中者僅取莖葉及雜草為之

宜其用之不改也。獲菜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微。  
冬間滄以代茗，味微苦而清香，不俗亦能益人。凡  
藏遺者不得暴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于至陰之  
地，一見太陽真氣立盡矣。

### 金銀移散

人言地下埋金在：移行他所曾開其說未經目親  
也。甲申三月之際，滄城舅氏以金飾一小塚，屬我母  
代為即署遂埋之地中，深不過二尺許。越數月江南

大正男氏未取所寄啟視則無所矣四下尋覓乃得  
之插外憑意塚之所必地氣所經行故隨氣遠移塋  
中之銅鑪燭臺咸火啟視每移前二三尺同一理也  
乃有更不可解者丙寅之正月姻家鄒連城物故閱  
報簿有埋金六百兩下註元寶一鏤大徑十探小徑  
一百探在从字號倉廩脊柱之下遂出倉米三百餘  
石啟磚砌脊棟交下果得一小窠上覆瓦盞：粟兩  
半探之寒氣逼人止存元寶餘無所視觀支成在圓

測所以姑于覽旁刻土求之則小定累、四散分行  
大約一大定之後有數小定隨之東西南北各路散  
布過滿一室已有至墻下者小探入手如取之沸湯  
中與覽中之銀寒熱迥別是日<sup>共</sup>則得銀四百三十兩  
尚缺銀一百七十兩舍日暮而止料不出數武之外  
可盡得也今日擊其事見黃龍一枚四而亮無孔隙  
銀探必非至覽口由丸盆裂出真異事也今謂諸同  
人曰連城刻皆成家田房之值約以萬計身故後七

子皆初家皆七股均分遵照遺囑托諸郎君岳父分  
嘗財散之象竟報已死之矣散而復聚其我輩之責  
乎然恐不能全矣如何

紀幻

歲辛酉余寓白門聞有梅道人者能知人前世因偶  
乘問訪之曰此非吾所得而知也叩之至再乃索筆  
書一宮字遂不復語請問其故曰子修行人也再問  
更不復答歸途過荊溪邂逅彭訪漁先生因請問杜

真君顯末真君降乩曰子正有中人也往在桂香殿  
中校書廿載後落塵凡云長篇大幅儼然理學名  
儒又不啻若良師焉勉余自揣固陋豈是從桂宮中  
來者然年四十以前每于夢中見仙山樓閣獨徘徊  
其間凡夢數次境界相同四十後邊不復夢五旬後  
復夢到一院宇門內一長者乩髯深目手抱嬰兒揖  
余曰此有嬰所也再進見重岡複嶺枹柏奇古樹集  
三朔潔白如雪畫圖不能繪也及嶺而前遇危橋艱



險阻行費勇匆匆而過從者數人皆不得進迤迤循溪而東陸：聞鐘聲則又一境界矣辛未春三月十六日入城晤楊少春令鴻少春留心內視頗有所得兩人相見屏從者於此印証不覺移晷少春謂余曰十年前過維揚友人問先生姓氏行藏甚切且曰我夢游小中見瓊樓玉宇花鳥爭妍不覺信步而入遇一人急拒我曰尔何以至此、松江某公所居也速去、因問某是何許人余乃詳告之今先生積德

累功兼深究性命之學異日丹成證果將有以教我  
乎余笑謂少恭曰吾少壯至老寤寐中屢見仙山樓  
閣皆夢<sup>七</sup>維揚友人之所見亦夢也今吾兩人相對殆  
又夢中說夢耶歸而記之見大地間之幻境先後人  
我有如是之物合者亦一奇也

又

壬申四月十八寅卯間夢作七律排馱改竄良久醒  
時後記一聯云黃菊花開人別後白蘋風起雁來初

餘不記憶并忘其題矣于後閱<sup>得</sup>則元亮書影我固告  
父暉摘林陵前修佳句有童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一  
照云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所差者僅  
四字而童詩殊有意味然清晨所夢僅記一聯于餘  
所見亦止一聯而字義相類抑何奇也因憶余于十  
五時應澧城童子試覆試日縣中已發二炮送考親  
友燈火盈門矣先大夫喚余速起余應曰夢中作一  
文甚苦今喚醒幸甚問作何題乃又日新也先大夫

述精業師講題義先生笑以為迂然亦姑講之余盥  
漱以聽講畢飯未竟再請先生作破承起講飯畢已  
得半篇袖其稿而入見街齊踈佳陳設宛然夢境也  
縣公封門出題見珠標又日新三字：其長短體裁  
又筆濡淋漓筆勢又宛然夢境也心甚異之遂以先  
生之筆稍加變化而續成之曰方卓午即交卷縣公  
大加歎賞獨勞以威縣升詳問四柱家世縣公章茂  
閩浙江人精星平之學謂余必成進士至欲以七妻

之而余已聘有婦矣是年領批兩夢相距五十年而  
皆驗于一日之內故并錄之附于紀幻之後是所謂  
痴人說夢歎

發李自成祖墓

發李自成祖墓者為遼君大綬乃米脂令也將發墓  
先以告秦撫汪公喬年汪公報以十札曰須禮訪的  
確不使汲汲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易成及發墓後  
大綬具塘報曰賊自正月初二日奉判臺票札隨傳

貢士艾紹而諭批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艾紹  
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隨喚進後堂詢問林  
言伊係閩賊里人曾為賊祖墓故因識其墓所賊祖  
李海父李奇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自成幼曾出  
家俗名黃米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  
不沾沈作亂流入賊營不知所至崇禎九年賊領  
人物千餘來縣城外自遁姓名回家祭祖親孫闖將  
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墓處當日若

時開土是三空穴有黑碗一隻同燒其二穴用一穴  
安蒸仍以黑碗貼油置裏內今但代有黑碗者即成  
祖也職隨嚙練提黑丸止發長下王道正率領箭十  
三十一名鄉夫六十名即列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  
到其地名三竿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雷深二尺  
餘路險滑馬不能進賊下馬步行五古里至其山為  
道崎嶇以絕人跡旋開道紮緣而上又一黑許見窺  
余十餘處牆垣尚存即聞賊庄村再過一小則其墓

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  
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  
年枯朽然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窟  
窟中向火至天明再抵致塚而黑碗見即幸海也其  
骨黑如墨頭顱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  
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  
籠罩用斧斫斷其葉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  
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卧隨取



裝入黑光正順袋中伐其骨散凡骨節中皆綠如銅  
青並帶毛五六寸<sup>許</sup>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條盡行伐  
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  
賊藁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  
門託理合塲板時崇禎十五年也築穀三日自成通  
與官共戰<sup>決</sup>共集其目：遂勝或苦以發掘事恨大絞  
殊甚甲申三月自成破京師借號之日即下令捕大  
綬得之于肅寧會大兵入關自成西走執大綬至不

又見而得稅順治年大鏡上書言狀得授官仕至郡  
守我郡別駕田公諱元懷將德人也其吾與城裏近  
為言發墓事甚悉但云李守忠棺有陰藤束之巨如  
見臂交錯成形若蛟龍狀數丈所之乃斷至所謂  
黑碗白蛇之異則未聞也并記之

憶在館中聞前輩李廷樞談邊陲甚悉言初開土  
時先見大蟻無數棺外藤根纏繞斫藤汁如血色  
藤斷棺破見屍骨已變成異物兩日未開伐塚機

後旋被流矢傷一目等語又見吳梅村續遊記裏  
大同小異最後乃是塘報始末今三者於之塘報  
為詳確矣逸君原疏借亦時未曾檢錄然欲自陳  
其功恐不無張皇語不若報督原又為實非夏振  
叔借山隨筆所載與塘報亦同

附晤冠紀表哉發亭自成祖墓

初汪喬年之撫秦也嘗被命發自成祖父塚自成  
破繼後聲勢日益張式啟萊疑其先塚有異者上

塞下喬年國之米脂今邊大後者

河州府靜海縣米人後過執而

戶自成兵收得脫仕至唐平徒今也有縣後脫孫

姓寬自成族今謂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墓去

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塚中一塚始

祖也相傳以爲仙人所定有鉄燈祭祖火壙中曰

鉄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跡之山往石險林木

晦黑果得李氏村、旁粟、十六塚中一塚祭之

有燐燄數石火光尚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

破體而黃。繼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地長三四寸。  
利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作者。亦  
七反。而仍伏。秀年玉膳骨并地。脂之以開。賊後失  
著其目。樂大事無成。蓋天使之也。自成為之。嗚指  
恨既知。秀年出。厲色憤踊曰。此發我祖塚者。耶。開  
其多。為連圍之。勿失焉。亦背襄城。而舍交鋒。一軍  
盡覆。歎伐平。數百人保襄城。壞秀年自刎。

秦檜揚灰

徐國公名鵬舉其母臨蓐前夕夢武王至其家曰  
借老娘肚皮快活一世產後父即命名鵬舉襲公爵  
時海內昇平勳臣皆安富尊榮于白下築園居鑿池  
得石板無算公曰是可以用砌道志極取之下有石  
碣曰會稽郡王泰檜之墓因并掘去之時陪京三法  
司皆清暇無事閑是說也戲作楹詞一通三法司會  
看取決逆刺棺戮屍揚灰相傳以爲快事此說得之  
郡人吳騏云親見載在某編抄本又見蕭小毛哥詩

彙書所載亦云秦墓在江岸則觴舉所代者確是秦  
塚上有石碣可按法司讞獄屍揚灰亦南中士大  
夫恣擾慨豫游戲三昧之所必有觀此一死因果不  
尤勝于如是觀哉本乎

鶴異

康熙丁巳松江春中浦之野有鷓鴣巢于樹雌雄各一  
生兩雛方哺食而雌死雄哀鳴不已久之群鶴二十  
餘未啄于巢之前留一雌在巢若憑媒送親續絃填

房之狀除鵲皆去。唯不樂哺。唯吼而逐之。翌日群  
鵲復至。乃留前唯者。唯哺其雛。方兩日。雛俱斃。又啄  
其卵。而逐之。唯亦飛去。不復返。翌日五里外有鵲。以  
頸纏樹枝。斃而死者。則唯鵲也。村童採其巢。而鵲之  
腹中。則皆碎磁片。磁子。克。未親見之。謂然曰。蘆絮之  
寒。扶杆之痛。十古為之。切齒不意。禽也。而處心之毒。  
用意之慘。如是。殆禽而人者也。余曰。鵲巢破。巢材狼  
禍。世異類之情。狀無足深。惟人之所以異于禽。數為



其無禽獸之慘毒也若方所攝其心符者始人而禽  
者之後之謀純宗撫遺嬰者可不慎哉思心起  
碑之名

記異

余林圻地之園館假于谷陽橋張持遠家癸亥九月  
十三日秋氣清朗土人同又園又園于軒大柱管氏  
花園者菊折花散杖歸置館中夜將半覺有物從足  
而上覆于身遂驚醒時月色正皎諦視之乃十七  
八女子已卧被中眉目殊麗通身不掛一絲惟足上

有難叩又不答復不去又因惧甚乃抱持而呼隔房  
張子收自聞呼聲甚急喚醒童子往視女遂脫去仿  
佛從北窓出越三日夜將半牀初醒覺有人揭被而  
入則前夕之女也問未此何故曰我隨花而未問姓  
氏不答問所居何地曰離此不過數家我見汝亦冥  
素了此一段宿緣耳此緣不了來生亦必聚首也文  
圃曰我將適矣何不覓少壯者縱有宿緣待來生可  
耳汎連更餘女愠曰殊不解人意仍從窻隙出窗若

然有聲明且視之踊局橋如故也聲音如木郡人髮  
執二螺無聲珥鏡美而西順稍削肌膚柔滑而體溫  
暖如生人數夕後復至地峻拒之曰汝為女子亦身  
夜奔吾斷不敢容也女曰雖然汝豈能終拒我亦  
終不相競也女見姚不從乃去十月初三日姚以他  
事往南梁夜宿葉榭橋下解衣卧船內睡醒女已在  
被中姚大驚曰如此道遠夜分變至妖魅無疑矣迅  
逐之從船旁出若有一舡相傍而過者姚乃洗心滌

慮皮好敬一之學以深自檢束女不復至十一月  
初地全事而席裁度芳有詐竟曰曹四者年二十而  
目瘵黃泉叩之曰初時見一女子至即與交合越四  
日二女同至又四日三女同至必遞接而去問其  
形狀曰女未時即昏迷但覺軍布衫不復詳其面目  
又云交接時多所漏泄早起視床褥累無沾濡旬餘  
煙若不勝任乃移卧于地房女遂絕之固偶過余書  
齊余與伯氏在公詳叩始末遂紀之

類異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十二月青浦縣治內諸氏宅  
內諸宗祠內房後常有人象聲或有神祟也乃治確  
塢募人舂米以厭之二十日舂者募見毛面人形狀  
怪異群逐之入陰溝口作猫聲許聽之復聞人聲呼  
舂米人姓名俱誼詳驗異象乃掘溝以鎗刺入淵內  
呼曰吾以汝家幽靜寄居于此何相逼致傷我項象  
問何狀曰欲得食耳遂供魚肉又怪亦危不佳曰主

人有鹿脯何以食我宏刻異之乃出鹿脯作供因  
問何姓氏曰我姓尤舉家遂稱尤大爺日具盤餐他  
人供其則不食惟送一菴者趙人曰汝好人善事我  
日以為常諸氏遂直趙大日六十文諸氏每必茶頓  
知休替二十七日謂趙大曰汝勞苦終日明日我出  
游觀太平橋火汝不必供食矣翌日太平橋果大火  
又謂宏刻曰今日我女加髻愿送喜團俗名上家中  
人無暇備具米粉請自為之蒸送元寶二飯問粉板

何正曰在房中書厨內諸放偷檢視紅綠粉各一段  
盒并大紙攤二碟他日宏訓將佳捏會問得失答曰  
會可得也得二十七點已而果然久之又謂宏訓曰  
汝好人某處有銀一池可取之宏訓不敢聞極其懼  
為秋宋請神山道士讓之道士書符步罡置大甕于  
溝口祝曰恠入甕我將携汝放于荒野答曰汝品行  
不端現在行姦婦人原：可救汝有何法力能禁吾  
耶俄有黑風從溝口湧出沁人肌骨道士慚而退復

延松郡陸道士于袖中運五雷秘法滿中呼痛不止  
呼宏訓曰我何損于汝乃致逆害我今願去且停符  
呪商董訂期速移道士請登溝擒之褚悞動土不允  
道士問汝果何皈依曰吾多年老懶也修持二十年今  
已得道汝是郡城陸師大道法傳授頗佳但呪語太  
繁冗符籙尚不訣失身問何時還流曰徐圖之正月  
十一日我行矣道士乃去諸人供具如前宏訓問其  
長兄宏謚休咎曰汝兄苦慳人用人不當聽信奸僕



今且敗家尚有獄訟問宏詎愠不答問宏謀計名曰  
非我所能知也邑人誣倚登門探問諸氏相戒概不  
告人偶有問者懶漫罵不答一士人來問休咎諸之  
好友也懶罵曰光悅也未問我終不答至十五日懶  
曰元宵佳節例不還居至二十五日曰我行矣問今何  
往曰非沈巷即章家壩子六月間仍歸矣遂安然

### 義犬

崇禎甲申年劇渴有無賴子竇姓者服酒好開柳黨

厭惡之偶醉酒行市中市有屠狗者縛狗于道旁狗  
困于繫紐日視路人竇乘醉語狗曰汝欲我救命耶  
問狗值幾何屠者告以原值乃以銀二錢與屠者今解  
其縛狗欲隨竇而西足木強不能行隨起隨仆搖尾  
乞憐竇哭之曰我雖救汝：舊主待汝薄不必往其  
家矣遂于肆中索錢總伺之隣里以其大醉也各出  
所蓄狗得飽食盤夏隨竇去竇妻亦憐而飼之數日  
後未夜忽逸去夫婦皆怪其飽媿詰朝聞撞門聲則

狗蹄矣。渾身露濕，口啣鷄毛，各一便啣糞，踞以行。若有行向，嘗隨往野中，見法死一犂，遂負以歸。市之得數百錢，嗣後暮出，早回。時有常供，買得野味，挾酒，終日醢醢，且有餘錢，可任博場矣。每歲州三月六日、九日、十二月，不出。唯飛走如此者，三載嘗有，且其苦無終。且其妻謀于隣人，揚木匠，常債需三金，揚知其貧，無資也。曰：若家有狗，能儼鷄毛，以此易棺，可矣。妻乃喚狗至，從前語之曰：汝主人以二錢買汝命，汝之相

報不為不多矣奈主人好情而耽酒遂至死無棺木  
今隣人楊大爺欲以汝為棺汝願相從乎狗作踴躍  
狀匠乃昇棺至俯伏嗚咽悲不自勝蓋棺後狗猶朝  
夕守窆不去街坊有市者狗必作聲哭衆咸疑異迨  
附埋舊塚狗隨其妻至埋所慈畢妻語之曰汝今日  
可行矣遂呼楊與之狗隨楊歸每日致鷄兔如故  
然必分其半于舊主隣里更異之楊與窆所若相距  
不及數弓也若歲餘楊不改不情凡狗所致實積也

金一日語狗曰汝至我家所得生口布之得十餘金  
矣我以三金換汝一本一刊我願已足今所餘數金  
為推衛子母可奉養汝終身願永不復生以消罪孽  
汝意以為可乎狗作大歡喜狀逆窮日夜之力以取  
鴉丸凡隣里柳堂間飼一飯一羹者各致一物以示  
酬報仍法復丁意立新家者數次再往寶塚：上  
有一樹狗乃觸樹而斃傷開而傷之為置棺或貯即  
埋于寶塚之側村中無老無幼各致一杯土家有不

孝子者及老嫗無子者成往哭之無為之荷筐運土  
行人路經于此者亦皆感歎培土穹然成丘夫會  
淮黃水漲凡有塚墓皆為平陸遂不可物色焉乙亥  
八月淮南九十三歲老人楊得陽述

貞雁

周子拙存曰：身妻妾禽禮也。但城市雁不多，得一時  
迎娶者多有勒價至五六金者。于是市儈借以漁利，  
用價購得，裝以味籠，出租索稅，事畢即逐，民甚便之。

以兵柳城親迎無不從市中執取者因而女家僅供  
每奪雁藏匿以索重酬習以成風而浦南尤甚男  
女兩姓迎送執事人役外另募勇士為奪雁地女家  
著意掩奪男家著意防護務求必得為快甚至奮力  
拚奪關殿傷亡不顧也余業御滿共清碑標平湖縣  
學生世居張塘南之黃村格于郭氏行時雁禮喜得  
歸趙因育于定雌雄並宿而不見其北壯生背心竊  
異之趙三載而一雁整又年餘空中雁聲啼喚自西

而東庭中之雁聞而和之俄而一雁從空而下與庭  
中之雁交頸哀鳴滴血滿地遂留不去蓋其原配也  
因悟昔日之不北壯生育以非其偶禽之為物甚微  
而守貞若此可愧婦道家之不失其節者此萬曆丁  
亥十月事也亥仲冬十日周子道及前事座中寶應  
楊得陽先生曰信有之安東縣九套居民亦畜二雁  
其一先斃後空中雁過亦有從空而降者家雁仲頸  
于籠外與野雁交頸俱斃焉二事大同小異而守貞



則一故並錄以風世云

感應篇做事語

感應篇圖說余刻有全編矣續有見聞筆之于  
書以示勸戒其龐排二氏者不錄。

濮鰲奇夢

康熙丙午歲嘉善燕斗孫昭令與嘉興濮鰲友善濮  
應本年柳枝畢孫夢濮已故父告孫曰我兒子試來  
已入毅我今將往抽去之孫駭其不倫濮父曰我子  
不孝父不慈我故欲點之耳孫苦勸至再怒稍解曰

難得我又一片熱腸姑看之跡以夢告其子止力勸  
其逆黨先併立能致余以中不敢弄情之慮未幾果  
得馬又從之濮曰我公事尚之資余未暇勉力也丁  
未會然不第時仍不樂增越明年戊申將渡茂塘湖  
房即會晤余孫復夢其父曰我因知不孝子終不在  
意行將取之去矣濮渡江遇大風舟覆身死

鄒光祿

南橋鄒連城名北壁家資富厚以許為光祿寺署丞  
年五十無子乃謀置側室此物姓以七十金娶一妾  
已交五十三而指日滿門夫有家告連城者曰此女  
原受人聘以大家貧苦故轉售以完逋負耳連城奮  
然曰我娶妾而奪人之妻燕州均贖急止之而原值  
已公散不可復追因并償之人另娶焉久之有石湖  
塘居氏病死三日復甦言冥司註有石鄒某者

以不娶有夫之女并發其原賜以五子民與鄰之君  
相阻數十里素不相識病痊後試往南橋訪問果有  
其人亦其事因告之故未幾連城聯生七子至康熙  
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年六十一而卒本年秋復生一  
遺腹竊疑其數未符也不一年間長子與第五子俱  
以痘殤竟合五子之語其遺腹一子得非有所陰陽  
之振歟戊辰正月許昌國誌

萊陽宋九青

明末時萊陽太常宋九青宦于京師。其僕宋捷放  
租于御恆子母之術。捷不姓李。從主姓也。鄉民有狡  
者。傾其租久而不償。李索之甚急。民曰：我本無賴。不  
過以糊口耳。烏得復還李？曰：我未甚遠。且飢矣。償  
且不得。獨不能具鷄黍乎？民謝不能。李愠指懷抱。切  
嬰白鷄黍不可得。孟程泣了。倉戍民曰：可少遲。具醵  
滄州。恩已熟矣。李大懼。跪而請曰：吾與汝戲。爾何遽

乃不因盡捐其所負復餉之米數斛市逆覆否無何  
九青在京其次子名二鼎者志痘、候甚佳忽變泄  
症九青惧過禱于諸神夜夢都城隍遣人相教宋既  
至公省而出見傍有一靈兒血污被體神曰汝家人  
以索債無償之故致使此子今奉請上帝以老先生  
之子償此嬰之命去宋大驚曰家人所為竟出不知  
神曰家人所恃以為虐害者君也宋亦削不得逆驚  
燕翌日二鼎亡其長子大鼎復患痘甚危宋復夢都

成隍至其家感儀甚感仍行賓主禮坐定嬰見復在側神曰帝以此子死法甚慘一子不足以相償今君長子殆將去矣宋大哭絕懇再曰神曰帝命不可違也突入房中火鼎焚而去宋百驚覺而報婦者已至宋初不解嬰被殺之故抵書于媪見訪之得其實因大恨曰彼殺我二子必致之死遂鳴上郡中拘置獄中未幾宋丁艱歸里年未滿過大丘至萊宋亦死萊



沂水王生

順治甲午山東沂水王生赴省應鄉試八月初八日  
將入場甫出寓門其僕仆階即墮生不得已解入寓  
中仍高戶入闈初十早出闈啟戶視之其僕已起生  
恠問之僕曰我未嘗死也憶初八日隨主入場見諸  
人東西奔走堂上有神將奉年中式者頭上插一紅  
旗俱有名次主名在九十六不知何故復在寓也生  
恠其誕妄批其頰曰東省頭中九十一名烏有九十

六名之理叱之退少遲忽得本年廣額五名之信生  
大喜親朋皆為之稱賀生謂僕曰果尔我當厚撫汝  
僕曰不願受賞主得進願給一妻室足矣生曰隣家  
某之女甚艾當以歸汝僕曰隣家某者燕家子女也  
烏肯良賤為婚耶生曰我已出身矣安畏其不從也  
次日入二場僕送之仆如故仍復局之又次日出視  
之其僕復姓高卧不起且大愠曰主悞我益恆之曰  
昨隨主再入闈主者曰此人尚未中便欲占人子女

不可用諸城有遣送蹤者補入正榜主頭上紅旗去  
矣生大悔恨至三場因于貢院前過見遣送蹤者果  
得其人且告之故相與笑歎久之至揭曉捷果在榜  
末而王生不第萊陽宋琬述

蠹

康熙二年間江西永豐縣貢生陳可赴滇候補娶婦  
賴氏，楚人寓居宜良康熙四年補路南州知州婦  
翁伯大鵬夫婦屢入衙干請陳不勝其擾遂疎之後  
遇陳誕日婦翁治酒邀陳，辭不赴翁踵門強之陳  
有恩門之重不與通刺翁怒甚其有黃不遵推翁作  
地翁忿折于陳，伴起垂絲不如責翁怒後與翁  
婦同入陳署居久之陳病作醫者診視以為中蠹遂

食靈地胆吐出血無算長寸許狀如竭瓦其體半  
紅半白病身愈至康熙十年五月病復作遂止滬中  
諸當事聞之夫為不平今陳之弟鳴于官弟恐對簿  
連延貧不能以候乃藏其事賴氏棄其子女四人自  
歸西家至十月二十日大鳴家母忽謂妻曰陳姑翁  
未失帶傾多人索我同去妻許曰姑翁是誰曰路南  
州陳大翁造熱酒肴相待好同去家人斬刀逆魁大  
鳴曰汝身猶堪已皆出大鳴入內少憩自以草索縱

乞遂寂然康熙十年十一月十日署州事欣文明述  
州後將中日擊其事

雷異

康熙十九年九夏多雨雷聲甚震傷人壞屋屢見  
告七月十六黃昏時迅雷大作余對門吳姓綽號吳  
刁嘴者賣布為生是夕第一雷擊去樓窗第二雷火  
光入室若遍覓狀第三雷始破卷柱先是吳刁嘴亡  
故其次子年未二十屢見一婦人相隨乃請道士驅  
遣不驗其子避于伊叔家某始絕一月前又于樓楹  
上見兩頭枕其長四尺色紅白相間舌長二三寸舉

家驚怖以為不祥乃備醮三日此六月間事意者雷  
之破柱殆有所為而然歟雷擊處隸余寢室佳十丈  
生平未嘗聞此震雷完節坊內俱有硯黃氣廿二日  
偶向城守皮遊戎言之遊戎云康熙八年七月廿二  
余押運至獨柳暴風大作漕艘皆倉卒傍岸見岸上  
一人周姓者問第十四號湯三舡湯與周舊交也因  
雷雨求借宿三以舡有家口轉借第十五號舡頭于  
姓者居之于與周亦全鄉也為具鷄黍擬已帳為周



卧具少頃雷至十四瓊舡電火奔突對面不見人并  
不見燈火復至十五瓊閣在帳中大呼子爺救我及  
雷去周已被擊雷屑從肩胛入從腰間出跡其未去  
由梳櫳入穴大如梳光澤無比過米遂從舡旁出其  
孔如我亦光潤圓滑舡中所有紙板燒燬一空焚帳  
亦焦色周有僕人與周全舡者面如銅底而不死據  
言雷入帳中與周舞弄良久而去舡梳櫳扉十九道  
俱脫落翌日訪周之為人奸淫百出歿後覺肚中尚

有銅銀六兩其卽人云周有嫂艾而新寡周欲犯之  
不得一日竊其紅鞋盛盂于內作杖具與賓朋行酒  
嫂憤極而縊噫卽此一事足以動天怒矣故筆之以  
警世

鹽池

吳門張治昭與松江研山施維翰有舊研山視醴河  
東張往晉中請謁馬見鹽池之旁有古臺題曰虞舜  
彈琴處鹽池之水不用汲注煎熬每遇南風起池水  
漸激上北岸見日則成鹽矣故曰南風之薰可以阜  
財又言鹽池長八十里水俱渾濁中有三里獨澄清  
可盪水而問其故土人云鹽池自古皆一色明朝有  
馬駟馬者晉人也有寵于朝奏請于鹽池中搭給三

里以為采地子孫永遠不致飢寒詔許之焉遂自捧  
鹽池最厚者釘椿立界忝聞訖一夕其釘椿廢池水  
皆淡土人驚異即今澄清可飲者地名馬家北柘見  
是也嗚呼貧富之數得失之機固非智力可以強取  
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豈可以私情圖尺寸哉

壽張女鬼

章魁高字武謀上海康貢生薄游山東壽張縣。有  
娼婦薛氏富而守節族人強其再醮與分家資婦  
不從乃誣以不檢訟之邑宰章貞宰與武謀聯宗族  
人以六十金賄武謀囑令斷其改嫁婦忿極乃投煤  
而死及歸松年餘大病家人疑其有祟也延史道士  
等讓為史曰此怨鬼也不治將殆矣乃為述魂奪命  
法姑緩其期以待和解道人甫出房武謀忽作婦人

聲如山東人語曰我在上海學<sup>雜</sup>過覓不得個得之矣  
不能再覓汝也遂卒

老人生角

莘亭縣張堰鎮人。史我白。充水陸監。捕私鹽。獨  
霸一方。柳黨側目。年八十二。康熙三十年六月。大雷  
雨。後史忽覺頭痛。發脹耳根。生角。漸長五二寸許。角  
灣而色白。狀如羊角。大如小指。每日視者無笑。秀野  
橋居民高六親。往見之。條言史從生角後。食量驟增。  
有時念悶。則吐氣如牛。親者日掩塞于門。其子不得已。  
乃鍵其戶。日卧柴草中。高六尺。窗牖中望見而已。

博說不一未敢遽信七月廿七日有鄉人陶姓者往

柳務欲親見其狀盤桓久之不得見乃謀于覺海菴

僧：曰史之子恨親者刑啄今藏內室不可復見史

有叅友海雲生者為臬司取差汝能充其事買餅

餅候之則必出見陶乃依計而行史果扶掖而出見

陶寒暄不數語涕泗交下極言貧困無生路欲向王

司農仗田畝如償終不允乞雲生將我狀詞代投臬

憲語刺、不休陶頷之而已視其狀則在耳上生角



宛如一小指色白與羊角相類而皮黑白相間史紹  
陶一取陶曰日缸將開不能待矣逆蹄行未遠復令  
其子追語陶曰我孫年二十許曾應童試頗知筆墨  
司房中倘缺貼寫傳語雲生千萬為我留意嗚呼平  
生可知矣

傅綠野

金山衛學生員孫奇元字西文于未入泮時館於  
鄉村主人有女年八歲許字孫之子即過門為養媳  
孫入學後其妻素暴悍媳家門貧薄凌辱百端癸  
亥歲媳年已十四偶于後門遙見其父于隔河執布  
入市歎奔訴之復為橫港所阻追呼不及恐歸未始  
又見責遂投河死父訟于太守曾公曾公昔拔孫為  
童試第一案召孫責之并令善為議妾孫集親友益

出者無成說孫之婿傳為拈字綠野特出奇計曰惟  
証其女淫媾為姑所見規而赴水則事可了衆皆曰  
諾訟遂因此得息甲子歲孫與傳俱應試南闈：中  
首題迂而不作全節乃傳揣摩預構者出闈後自誇  
其必售孫先到家夜夢報喜者盈門自謂得第及親  
報帖乃中式解元傳其亦甚喜曰婿得解頭猶我中  
式也依見其德遂剪披髮置報帖下呼傳名照月惡  
罵曰我無辜竟死汝復以機替玷我名節我已哭訴

真司即日將杖汝猶想科名耶遂撕碎報帖揣入懷  
中而去孫遂驚醒俾復果不第房考遣人未松訪俾  
欲其一見俾不欲往狀元戴有祺亦于甲子中式素  
與俾善乃便舟携之入省揭房考曰子三場已擬元  
奈第三場卷過覓不得，母平生有德過歟俾自白  
寒儒抹守並無罪孽房考曰子又才如此果無德過  
下科未有不高中者遂解贈三十金遣歸俾歸後抑  
辭不樂魯公愛其大學廷為西賓忽一夕已就寢見

女士館中痛殿之逆噴血滿床越數日死又聞傅館  
于清河曾謀一齋婚事得賄二十金亦前事也

白崖屠子

雲南白崖有屠子至一婦人家買猪婦人得銀三兩  
置子几屠子匿之婦人自縊死其夫歸見婦死不知  
其故棺殮將葬為暴雨所阻明晨婦乃在門夫恠問  
之婦曰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復生亦不知從何來  
夫乃偕婦往有棺屍則棺中無屍只是屠子已死跪  
于棺旁手捧一物乃前報三兩也屠子家驗屠子屍  
乃雷擊也

龍異

吳江縣官溪陳姓慣造假帳浙致常純斬置房屋一  
所頗堅緻落成後覓姑蘇成輔班梨園演戲三日鄉  
黨羨乾康熙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木中之交風雨驟  
至天黑如夜有龍直入其室屋瓦皆飛木料有飄至  
四里外者入室中所有蕩然不知去向衣飾被褥在  
前者皆翔舞空中如飛燕亦有掛樹梢者人盡奔竄  
其西隣吳子發陳之世弟也住房五進每進拖倒一

間空中墮一缸頭壓倉房：壞倉米數百石顆粒無  
存龍乃渡河南去河中一缸直裂分為兩半缸中人  
皆浮水下元有一童子年十六紫抱樹根見龍身黑  
色日光霍、若燈籠河對岸有吳二官房一所即子  
發弟也廳房亦掃盡壓死者吳二官之母與其子及  
鄰家一妻婦惟館中一教授及教授之孫因天黑不  
得出縣書卓字獨此房不倒天少霽鄉人獲大祥曰  
天又降一龍入湖蕩中矣乃一水牛從半空墜下亦



龍夙所攝也斗游水中尋登岸薄暮七里外有牛主  
認歸官溪與金澤相距僅數里金澤村氏章公球之  
子在官溪日親其事公球在金澤遙望見龍身大如  
車輪屋瓦如蝗凡陳吳之左右前後貼隣廬舍分毫  
無損人怖陳房之木亦用假銀置買又言嵩羊時吳  
氏所養得火凍金條主人盡攫之因以致富年未七  
月既望章公球述

楊應魁業報

舟的灣地康生舊家子為諸生家小<sup>+</sup>康妻顧氏無子  
納婢楊氏瑞蘭生一子一女夫婦甚安居室甚莊穆  
顧氏偶患脾疾竟不起顧氏之兄與弟謂病非死症  
藥業和平無遽死之理共執婢喜之訟之郡邑家業  
一空然始終無中嘉狀亦無致乞膏跡親友從中酌  
勸胡出婢以白生者之心為福以慰死者之氣訟乃  
息婢有兄名應魁者亦逐出不用婢後嫁黃江汪織

機者為妾亦生一子康生因遺訟事幾不能餬口瑞  
蘭聞而憐之謀于織机者延她為西席剖其正出之  
子而以她之女字其正出之子為養媳她之子隨至  
館中讀書應魁亦相依後織机者妻死即以妾為正  
應魁居然內戚與她竟抗樹矣忽一夕她在館夢見  
堂中紗帽圓領者滿座相商曰顧氏一葉為時已久  
不得不上聞矣夢醒殊不解其故未几應魁忽得顧  
疾謂人曰我胸中覺心肺等物俱無有矣又曰吾川

巴霜入藥致花禰氏無一人知者但苦鬼神不能耳  
遂發狂不已妣之姪雲賓延道人史復初行法未驗  
妣復夢有神人告之曰應魁事上帝判其自盡矣忽  
一夕狂益甚主人呼壯夫七人同房伴宿會風雨大  
作天曉忽失應魁七人皆不覺其出也過魁下得三  
日後于木柩下得其屍妣原生史復初口述之前後  
皆張熙年間事周村存述

大理趙汝澹

大理趙汝澹者應嘉靖壬子省試與友人往淨耳寺祈神途次遇一道人披趙過松下出袖中一劄曰此虎榜也趙取視之無其名因懇求道人笑曰念汝善人待我另處乃徧問衆名云俱不可為惟次三人德行稍劣可易與汝即乞補改趙汝澹字復用圖書三顆於蓋別去及揭曉日填榜至三名監臨羅侍御疑而未定二司云此仕宦之子素有寸名羅云如此則

補  
松  
矣  
即  
刻  
它  
寫  
趙  
名  
用  
印  
三  
顆  
餘  
之  
一  
如  
道  
人  
所  
究

雷書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雨晦  
冥震斃甚厲偶觸在室雷電遂震塔上有天書二子  
不孝他日重治八亭禮作行書法二尺餘似以積沙  
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戒則萬日所共覩也書  
此為不孝戒

附  
項碎錄

服以睡為食此內典中語也再覓對句可作養生一  
附

周元亮曰余于延平山中親見朱竹數頃琅玕丹如  
火齊又類典中載漢時永有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  
用其汁為書

近代所謂墨菊者花匠種白茄每本留一最大者  
餘俱摘去候成熟採取穴一小孔寔以汞少許仍



封固其孔懸通風處待汞噓內合而為一取其汁  
成磁器中遇白菊含苞取汁以筆點蕊每朝不缺  
開時即作墨花此近代幻花之術若能取汁作書  
是真有墨菊矣

鵝井謂羣鵝放飛為鵝井見酉陽雜俎或云鵝叫土  
為窟含水貯之以飲故名鵝井

中州周坦然先生總憲周元亮尊人也常作觀完吉  
科相四十則有益于世道人心選錄之并錄原註

素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必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親見之素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穢字者畧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齊整書

本：精良一、完善于且不触目于何不但觀

架上便如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  
卓持門下有祖父留胤者皓齒老僕

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

婦女不垂簾觀劇

粉氣髮香依、簾中羅襪弓鞋隱、屏下甚至  
品評座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  
其中座客之心迎光其後可耻孰甚

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  
故事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  
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之判于釋子之  
後娼妓之前豈不可耻

老妻孀婦不變作尼姑

其醜倍于改適

不呼優人全生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塲賜坐或尚可  
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如  
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  
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却多少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擊板  
擊板接曲去優人幾希

外無紋畫內無老婢

無紋畫不惟省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銅

老婢二十以外尚不為之擇配尤傷陰陽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蒙辱榜防閑  
尤難作奸殊易

紙牌不入子中

近日為市盛行士大夫儼然為之不耻予曰近  
與僮宜革匠宜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几案上  
即今此中有十變萬化神妙不測然一思才持

者何物豈不愧殺搥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  
。 奕拱變為馬吊風日下矣與其馬吊寧奕  
不解斯今不為酒糾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婦吟嘆  
生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余眼見以此生嫌殺者  
不少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即貧友踈親亦與主人全列何至與奴僕為伍

此風倡自茂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婢惟恐少  
失其意始失勢之後歎恨報復無所不至收家  
受禍性：由此

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秉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竊盜  
誅焉可知其矣夜飲之害事也

口角無間門事

言之整：如曾日親鬼神在傍何不累說得活



動此子

口中無利薄尖酸議論

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其身之  
福勿須念之

十二歲上小童不入內戶十童不出內戶

不可以小而忽之也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日讀者為迂矣子

弟列老不明古旨昏而不墮小柱始請小柱子  
弟列後來上者無難往後道之虛次亦克塲中  
出醜東問西問

躬送破衣親走出門外

在坐者間有躬送門外則以為壯矣待火意人  
不難有思而難有禮此語須休發此等事最傷  
人心亦令人容易動破你智力心腸

受人罰分即一策一絲無概不貪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  
缺怒處須知其從富貴而來

下磨祖父圖章刻作已名

以此類推凡事無不可知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氏習其篇章

亦孝子亦穎人如此則能為祖父振德可知

不戲謔父親貧友

既知其為父親又輕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不如

已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

內弊不聞于外

言勿論矣

司閭人曰早幼貧或親事惟恐傷其意

司閭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四十條中選擇二十五則餘不及盡載

許負是女相士

京口雍林寺杜鵑花春間最盛仙人夜七月九日

重開無異春日可替代東籟塵賦事實

紫臺即吹臺又名雲臺紫音婆梁孝王築于園中

毛

荀與龍書常寫埋骨方

埋骨方

右軍臨之謂埋骨帖見

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南唐孟昶唐能詩律業廬山國學常得溪布請練色

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逸文事之助

敢不能耕訟于江州各以全為意格定之而歸唐為

後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羣吏往京師備指曰

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又路達老人喜為詩所至輒  
自題寫詩句之下自林曰路達李老常書人新素牆  
壁主人憾怒新官杖之拘使市石灰更巧授訖告官  
乃得縱舍聞者哂之是刺首父對姑一聯偷詩構訟  
題壁被笞大堪林腹今盜句亦群者寔繁有徒請少  
自收歎勿違毒林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款推無寔之說使人  
陳之前以為歎有累于威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

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博塞之戚樂  
人覓財手廢素時日不識其怨願絕博塞之好業無  
費之談 昌黎博塞競財又常畜絳枕柳枝二技皆  
能歌舞藉哭公詩有對彈琵琶之句晚年又服玩黃  
致楚好佞佛者多藉此警箴之予謂名人適心娛目  
偶一為之亦復何損古之救大節建大業人心不似  
後人泥塑木雕日、在面前画太極圈子也少陵今  
夕行云今夕何夕歲云但更長燭明不可欺咸陽客

今一事無相與情塞為歎誤則是少陵亦情塞矣又  
何損于少陵乎感名之下易生貴佛願世人勿營其  
小且學其大

佛氏有花交拜交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拜者視物  
為低昂也今之交友敵不得花拜

業禮耕寓雲間年方少壯頓長白誓風汎蘊藉閱前  
兩圖可謂得其神矣迄今三十餘年余年垂七十老  
態婆娑禮耕亦逾週甲而神明四照猶得彷彿前圖



葉有還少時你難老禮耕其近之矣

右題呈  
瑞小照

常見董文敏書每多質筆至有甚不堪者尚留傳人  
世深為文敏三歎息客曰不然天地間有一奇村夫  
陋品漠不相識之人強以惡札索書兼歎為無情說  
詞味心煩穢却之則含怒贈之則不堪始悟文敏此  
時得一提刀人代此苦厄置之不見不聞必欣然銘  
感然則質筆之有出于書家不淺余明刑兩河時審  
候重囚有一盜魁自辯非盜乎持沈文恪款號號幅

呈余曰我果為盜原任禹州道憲豈肯于書贈我會  
審李官叔入歷審招案幾至上聞余叱之曰禹州  
道我全郡之人字體我所熟識此贗筆也汝但能欺  
他省人士乃敢誣我耶立命老祿當堂焚汝之併今  
書吏查歷審招冊盡行刑去嗚呼斯文掃地矣  
恪庭太史與盛珎示世兄為通門世誦明日馮叔明  
筆意叅以大癡作法屬余弁語以申頌見之誠古之  
為贗者或以地羔或以束帛茲獨以烟雲秀潤之筆

折衷于長者風流儒雅直可傳為佳話故喜而誌之  
画有六法古稱備美者千古無几得一二者皆可以  
名世然六法中尤以氣骨為先故善画者多善書此  
其明徵矣恪庭大史書法本于文恪家傳行有餘力  
復游戲于揮染此幅臨寫叔明非特其貌似也蓋能  
意在筆先氣在形先所以左右遶源克臻其妙昔人  
所稱愛其神駿我于此圖亦云

右二則題  
沈大史画

烟草從海外來至今未及百年浙西祝守道亦云其

氣適天下而博物君子亦不知所從來故本草不載  
韭升菴禁中有蘆酒之說非蘆酒者即吐酒非烟葉  
也數年前與西儒畢方濟問及烟草畢乃出遠西木  
草翻譯示余為膏為油為末功用甚多因條錄之詳  
載醫倫中